



盜虹的人 雲鶴著 以同出版社印行

天平之旅

寒露過後，我們一家三口再加上父親的兩位「驢友」從無錫乘動車去天平山賞楓。不料車到蘇州，天降大雨，我在遊四路車上看得暗自心焦。一個半小時後，擁擠的公車到了木瀆鎮家花園站，已經將近十一點，幸好雨止轉晴。我們臨時改變方案，決定先吃午飯。

問訊後走了幾分鐘，就到了木瀆鎮外、靈岩山麓的「石家飯店」。一個月前，我九十多歲的老祖父由叔叔、姑媽等人陪著來這裡吃過飯，觀感不錯。蘇州人叫它「新石飯店」，因為木瀆古鎮上另有「石家飯店」的總店。民國政府元老于右任一九二九年在廣福看桂花後來此就餐，曾題詩曰：「桂花開天下香，看花遊遍大湖旁。蟹舟木瀆猶堪記，多謝石家鮑肺湯。」於是這個飯店聲名大噪。日後不僅有「土著」費孝通尋根究底，考證于老的秦腔是否弄錯了鮑魚和斑魚的發音，更有台大食物史教授邊耀東探訪幽訪，搜求歷史的真相。

我們去的這家飯店一色新裝修，兩三層小樓，配上巨大的停車場，不復開設於乾隆年間的百年老店「敘順樓菜館」（石家飯店舊名）的面貌。進得門去，大廳裡依舊醒目地掛著于老的題詩，但並非真跡。飯店鋪得很開，有幾個大廳，分別以姑蘇典故或風景命名，比如，「展聲聲響」，出典於吳王夫差在館娃宮為西施造的長廊。

坐定之後，服務人員送上菜單，我們點了幾個蘇州老式菜：清炒蝦仁、響油鱸拼、三蝦豆腐、醬方和清炒金花菜（苜蓿），另叫了一個瀟水拼盤，每人一盅鮑肺湯。幾個菜式，蝦仁選用淡水蝦，粒粒潔白圓潤，個頭不大，但貨真價實，只是火候有點過。金花菜油多，讓人看了發慌，吃了起膩。響油鱸糊不錯，鱈絲新鮮，滋味濃郁。三蝦豆腐據說加了蝦仁、蝦子、蝦腦與豆腐塊同煮，老實說，盛名之下，其實難副，未必比得上家裡母親做的紅燒豆腐。

至於久聞大名的鮑肺湯，其實是斑魚肝做的。一盅四十五元，價格不菲。據說每份要用一條鮑魚的肝、肉和皮。服務員指點我們，先把鮑魚的肝撈出，等它滲出魚肝油再食用。但要趁熱喝湯，吃魚肉、吞魚皮費胃。她忠告說，吃肝的時候，不要用牙咬，要用舌尖吮吸，才能體會它的妙處。小盅裡湯清鑿人，浮動著一塊魚肝，一塊魚肉和一卷青黑色的魚皮，另有兩小薄片火腿和幾方筍丁、香菇丁。湯、肉味鮮，圓潤吞下的魚皮有刺，父親說像河豚魚。魚肝肥厚細膩，有鵝肝的風味。李漁的《閒情偶寄》中說斑魚產於「吳門、京口」一帶，「狀類河豚而極小者，俗名『斑子魚』，味之甘美，幾同乳酪，又柔滑無骨，真至味也」。袁枚的《隨園食單》中載：「斑魚最嫩，剝皮去穢，分肝肉二種，以雞湯煨之，下酒三分、水二分、秋油一分；起鍋時加薑汁一大碗，蔥數莖，殺去腥氣」。邊耀東考證，斑魚桂開時節游於太湖，花謝就無影無蹤。于右任詩中將賞桂與品魚聯繫在一起，很有道理。今年桂開二度，至今甜香充鼻，無怪乎中秋過去了將近一個月我們仍舊吃到了鮑肺湯。蘇州人講究「非時不食」，我們比春天來江南、和鮑肺湯無緣的邊耀東幸運了。（上）

飲食男女

糕是我國歷史悠久的食品之一，它是以來類為主要原料，以蒸製為主的黏性食品。現代，糕的名詞已經出現。宋代，糕的品種已較豐富，明清時期，糕的品種已多姿多彩。經歷代糕類，各地形成了頗具地方特色的風味名糕點，如：
浙江重陽棗糕 是用米粉加糖製糊，蒸糕後再鋪上栗蒸而成的。成品色澤醬黃，糕糯栗香，味甜鬆軟。栗糕，即「利」、「高」的諧音，寓意吉祥，以求避災趨利。
北京豆渣兒糕 以芸豆、黃米夾煎蒸製而成。糕分五層，白、黃、褐各色分明。質地軟糯細潤，香甜可口，有詩讚之：「豆渣

糕兒價值廉，盤中個個比鸚鵡。溫涼隨意憑君擇，灑得白糖分外香。」
成都蒸蒸糕 已有近百年歷史，用米粉加糖製糕粉夾豆沙餡蒸熟而成。特點是色白疏鬆，軟綿滋糯，香甜適口。如糕內添加豬油，則是蒸蒸糕的上品，風味更佳。
阜寧大糕 江蘇鹽城名點，用糯米粉、白糖、油脂、蜜餞等蒸製而成，具有色白、片薄、滋潤、細軟等特點。清代乾隆皇帝嘗此糕後，大為讚賞，御筆賜名「玉帶糕」。
廣州馬蹄糕 以糖水拌荸薺粉蒸製而成，其色茶黃，呈半透明，可折而不裂，擰而不斷，軟、滑、爽、韌兼備，味極香甜。馬蹄糕也是粵式飲茶中最有代表性的點心。
貴州安順沖沖糕 製作方法別致，先配以搭配好的糯米麵，用水和成顆粒，放入特

製小木籠裡，蒸熟成爲麵糕，再置入荸薺粉裡，沖開水攪拌，加入白糖後即可食用。此糕呈橘黃色，初入口有綿、軟、黏、韌的口感，繼而濃香四溢，接着便融化無遺，餘味無窮。
海南九層油糕 用大米磨漿，配糖、油蒸製而成，成品黃白相間，層次分明，糕身光滑柔軟，油香味濃，甜潤爽口，獨具風味。
南寧白糖糕 廣西名點，主要以糯米、白糖、豬花油等製成，以蒲扇所產最佳，味美爽口，壯族山歌讚道：「手接沙糕細細吃，片片甜透妹心窩」。
天津耳朵眼炸糕 用黃米、紅小豆、紅沙糖、芝麻油等製成，外皮酥脆，內裡軟糯，餡心細膩甜香，惹人胃口。

糕兒價值廉，盤中個個比鸚鵡。溫涼隨意憑君擇，灑得白糖分外香。」

醉書亭

出生及成長於馬尼拉，祖籍福建的詩人雲鶴（一九四二至二〇一〇）原名藍廷駿，很小的時候已在父親主編的《新潮》副刊上發表詩創作，十七歲出版詩集《愛戀的五線譜》（菲律賓共同出版社，一九五九），然後是《秋天裡的春天》（一九六〇）、《盜虹的人》（一九六六）、《藍塵》（一九六三）……

他雖然生活於馬尼拉，詩作及聲名卻遠達南洋、台灣和香港各地，曾加入台灣「中國詩人聯誼會」、《創世紀》詩刊編委、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……，十分活躍。

我初學寫作時，很喜歡他的《盜虹的人》，最吸引我的是三輯均用一張透明「玻璃紙」隔開，分別爲紅、藍、粉紅三色，裝幀精緻，是我見過最漂亮的書。後來我和編者等七人合著的《雲象》（香港藍馬現代文學社，一九六四），書共七輯，也想像它用「玻璃紙」隔開，不過，印刷廠告訴我行不通，這個裝法要用人工去加工，所費不菲，結果告吹。雲鶴早年對我影響甚深，我在《雲象》個人專輯《灰色的前額》中，有一篇《雲象》，就對他的詩句作引子來剖白當年內心的鬱結。

雲鶴寫詩，喜歡把美好崇高的意象都稱之爲「虹」，對於愛戀、伊甸園，也以「虹」作爲最終的歸宿。他是個追虹、採虹、盜虹、埋虹……的人，如今是爲了理想，匆匆的盜虹去了！

看母親的看

小時候的記憶裡，母親的目光是慈慈稠稠的，帶點笑意，帶點嗔責，也帶點伴怒。尤其是當我淘氣，幹了什麼不該幹的事之後，她總會這樣看著我。有時還捉住了我的小手，說，弟弟，（從小，她就不叫我的名字，而是叫我「弟弟」——我也不知道這個稱呼從何而來？）你看你！你看你！可千萬別讓你爸知道了啊……到了自己都近花甲之年了，回想起這一幕時的感覺是遙遠朦朧得近乎於包含些童話意味了。我是我父母的獨生子。我母親是在連續五次習慣性流產後才保住了我這一胎，並用剖腹產的方式把我生了下來。那是在抗戰勝利後不久，父親接受了新任命，攜同家眷從重慶飛來上海履新。後來每每談及此事，母親總要重複她那個觀點：你能順利來到這人世間，還不是因為打敗了日本鬼的緣故——那時代的重慶哪來上海這等醫療條件和設備？

十二歲那年，我大病一場。適逢三年困難期，父親又剛從安徽大學退職回家。雖有點家底，也都給貼花得差不多了，家中的日常開支都要靠母親的數十塊工資來支撐。她忙裡忙外，還要將一大部分時間與精力撲在她的孩子身上。她在忙完了家務後來到我的病床邊，望著我，神情與目光都顯得堅定與堅毅。她說，媽就是累死了，也要把這個家撐住，把你的病治好。她說她要把我養大成才，成好才，成大才。

幾十年後的今天，她還常會回想起當時的情景。她不無驕傲的說，她已經盼到這一天了嗎？她又說，別人家生了十個八個兒女，而她，只要有我一個就足夠了。



磚牆上的記憶 黎小燕攝

消費中的愛情

長得清秀可人，單位裡也有人追求她，都是比他條件好的。她搖了搖頭。她答應了一個主任的邀請，和他一起去吃飯。主任請她在一家大酒店裡用餐，她一踏進金碧輝煌的大門就有暈眩的感覺，她喜歡這種不太清醒的微醺狀態。主任很大方，把菜單往她面前一丟說隨便點。她在菜單上看見了回鍋牛肉，只掃了一眼就說隨便。她不想表現得沒有品位。後來她點了幾個價位不高的菜，最後主任又加了一道魚翅和一道鮑魚。主任個頭不高，濃眉大目，酒杯，看著窗外那些揹著行囊急走的人群，她不禁有了憐憫的寬厚。

這酒，大概是幸福吧。結帳的時候，主任在收銀台跟服務員交涉了很久，她聽到了「報銷單開成會議招待費」。她的心一緊，這一場餐餐大餐，她竟然成了公共消費。頓時還來不及消化的食物在她的胃裡翻滾滾滾起來。

她還是回到他身邊，他還是請她吃牛肉。她攔住他的手說，天天吃牛肉會吃窮的，居家过日子又不是公款消費，會吃窮的。他沒有反應過來，居家过日子，她的臉變得通紅……

他盜虹去了

許定銘

善並不是一種靜止物，只有傳播起來，流動起來，才會有更大的作為。新加坡有一項在全國進行的「秀出你的友善」活動，它由新加坡政府資助，鼓勵新加坡人公開表達對親人、同事、同學和鄰居的友善。新加坡的學生，大都要參加這樣的特別活動，他們人手一本名為「日行一善」的小冊子，記錄自己所做的「小小善行」。如果一年之中有了八十個「小善」，便可獲得一枚銅質徽章，可佩戴於衣領之下。不要小看這樣的活動。一旦小小的善意流動起來，涓涓細流就可以匯成善良的大河，它改變的不再是一個人，而是一個社會，一個國家。如果你去過新加坡，那你也許會愛上這個「城國」，它非常質樸，那裡的人也清純。如果你人生地不熟去問路，被問的人恨不得親自帶你去；如果遇到下雨天你沒帶傘，你也許會遇上「一個爲你打傘的陌生人」……

善是一種「傳染病」，它擴散得越廣越好，越快越好。當你感受別人的善意時，也請你回報他們以善意，即便是一個微笑也好。讓我們努力讓善意流動起來，擴散開來。

讓善意流動起來

筆者所在小坡裡有個商人，名叫謝敬德。幾年前他出資一千餘萬元，成立了一個教育基金，每年資助近百名貧困學子。他對資助對象只有一個要求，每年要寫一封信給他，他還希望所有接受資助過的孩子，不必以後回報他，只是希望他們在有能力的時候，能盡己所能，去幫助別人，回報社會。

善並不是一種靜止物，只有傳播起來，流動起來，才會有更大的作為。新加坡有一項在全國進行的「秀出你的友善」活動，它由新加坡政府資助，鼓勵新加坡人公開表達對親人、同事、同學和鄰居的友善。新加坡的學生，大都要參加這樣的特別活動，他們人手一本名為「日行一善」的小冊子，記錄自己所做的「小小善行」。如果一年之中有了八十個「小善」，便可獲得一枚銅質徽章，可佩戴於衣領之下。不要小看這樣的活動。一旦小小的善意流動起來，涓涓細流就可以匯成善良的大河，它改變的不再是一個人，而是一個社會，一個國家。如果你去過新加坡，那你也許會愛上這個「城國」，它非常質樸，那裡的人也清純。如果你人生地不熟去問路，被問的人恨不得親自帶你去；如果遇到下雨天你沒帶傘，你也許會遇上「一個爲你打傘的陌生人」……

善是一種「傳染病」，它擴散得越廣越好，越快越好。當你感受別人的善意時，也請你回報他們以善意，即便是一個微笑也好。讓我們努力讓善意流動起來，擴散開來。

名人的自負

劉凌林

她的第一次戀愛在大學，那是一個清瘦的男生，和他們一樣來自農村。第一次約會，他都不能請她去看一場嚮往已久的電影，而是請她吃了一碗牛肉粉。在冬天的街角，麻辣的湖南牛肉粉刺激腸胃的同時溫暖了全身，他把細細粉上的牛肉一片片抖出來，放到她的碗裡，他的理由是怕辣。缺少油水的她只顧吃得鼻子出汗，他低下頭說，我保證你以後天天都會有牛肉吃。那碗且算是一次表白吧。後來工作了，他拿的薪水並不高，還要往鄉下家裡寄走一半，不過比起讀書的時候還是強多了。他仍是請她吃牛肉，不過不再是牛肉粉，而是一大盤回鍋牛肉。他仍然把牛肉都揀到她的盤子裡，即使她吃不下了，他都要讓她打包帶回家。

她在一家內地事業單位上班，單位不是很富裕，福利卻不錯。衛生紙、色拉油、辦公用品這些家庭生活用品，稍微有點權力的他甚至還可以用報銷這些都不花錢。她只是聽說而已，內心就有些羨慕了。受他們的影響，她也習慣了成天開著冷氣，喝正宗的雀巢，有人說飽時好八卦。有一天，同事們談起飲食，有人說飽魚好吃有人說魚翅最有營養，再問她喜歡吃什麼，她猶豫著說牛肉。一位大姐就笑了起來，千萬不要吃牛肉，火氣大還正鬧瘋牛症。第一次，她覺得牛肉是那麼地可憎，自己的生活是那麼的單調壓抑。

下次約會的時候，他又請她去牛肉。她第一次發脾氣，你存心讓我上火啊，知道不知道鬧瘋牛症啊！他愣在那裡，掏出僅剩的幾十元錢給她，你說吃什麼就什麼吧，剛才去訂貨，我墊付的貨款，只剩下這些了。

單位的那女孩子本來不多，漂亮的更是成了稀世珍寶。她

文叢譚

一日蘇東坡在院閒坐，忽命左右取來紙筆，信手寫出兩句詩：「平疇交遠風，良苗亦懷新」。他用上、行、草諸體，大大小小寫了七八張，擲筆而嘆：「好！好！」又把這些紙片贈給了在場的人。

沈從文也有類似的逸事：他喜歡臨池走毫，寫著寫著，忽然會圈出一個字來，自批：「此字甚好」。

有人專門撰文介紹沈從文的自負。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，沈從文在致張兆和的一封信中寫道：「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，說句公平話，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的所謂的作家高一等的。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。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，播得遠。」

蘇、沈這些自鳴得意的言行，確實頗爲自負。然而，蘇賦爲北宋著名文學家、書畫家，這就無須說了；縱是沈從文，也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的文學家之一，據傳曾兩度被提名爲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候選人，他的作品《邊城》、《湘西》等影響了至今在內的一代又一代作家。據說，曾有「沈粉」讀《邊城》讀得動情，當即揚鞭出行，直奔鳳凰而去。他們在自己的專長之內，對自己的得意之作鳴鳴得意，實在也算不了什麼大毛病。香港作家梁儀談此有過恰切的分析：有條件自負的人的自負，其實是可愛，就算自負也是「難得的自負」。跑上十樓送貨，汗出如漿之後，自掏腰包買一罐冰凍可樂，灌到肚子裡，登時情不自禁地在前人前吁長長的一口氣，表示寬慰。只要不過癮，是可以接受的。自負與自大還是有著區別的，自負是有條件撐腰的，自大卻屬盲目虛誇。

一個人好比分數，能力好比分子，自負好比分母，分母越大，值越小。若兩個分數相較，分母一定，那就要看誰的分子大了，分子大，值也大。同樣一句自鳴得意的話，在普通人說來，就是自大狂妄；而在專家名人口中，就似乎不算什麼，反而讓人覺得那是自豪，是有趣，是可愛，就算是自負也是「難得的自負」了。

這似乎有點像俗話說的：沒錢人戴條金項鍊，別人會認爲是鍍金的；有錢人戴條鍍金的，別人會認爲是純金的。

誰叫他們的自身條件不同呢？奈何。古人云：「書生留得一分狂。」真名人的「自負」，真的不算什麼；而有些人的自戀，竟戀到誇耀自己的淺薄和猥瑣，讓我們的鄙視留給這些人吧。

有位內地志願者講了一個小故事。每個月，她會抽一天時間到社會福利院看望孩子們。其中有個小男孩，今年才九歲，患有先天性心臟病，體質也不好，經常感冒發燒。每次去，她會多關照他一點。

一天，她剛到社會福利院。那個小男孩就高興地跑過來，手裡拿著一個小小的盒子，說：「阿姨，這是雞腿，送給您。」

她發現這是肯德基的炸雞腿。小男孩說：「有人送給我的，我捨不得吃，想送給您。阿姨您終於來了。」她打開盒子，發現這雞腿已經多日，早已不再新鮮。小男孩臉上充滿了笑意，問：「阿姨，香不香？」她知道這雞腿已經過期了，是不能再食用了。但她又實在無法說這雞腿應該扔掉，拒絕孩子的善意。就在閃念之間，她取過雞腿，味美地吃了起來。她說這是她一輩子所吃過的最難吃的雞腿，也是最讓她感動得掉淚的雞腿。

我聽到這個小故事的時候，並不是簡單地施以援手，而是心與心的對接，情與情的交融，善與善的流動。

對於志願者而言，她會覺得自己付出的一切得到了回應，對於孩子而言，他也得到了滿足和快樂。

善意像水，也像空氣，只有當它流動起來，它才會新鮮而有活力，才會讓人感覺到，感受到，才能讓更多的人樂意去做，無怨無悔。

筆者所在小坡裡有個商人，名叫謝敬德。幾年前他出資一千餘萬元，成立了一個教育基金，每年資助近百名貧困學子。他對資助對象只有一個要求，每年要寫一封信給他，他還希望所有接受資助過的孩子，不必以後回報他，只是希望他們在有能力的時候，能盡己所能，去幫助別人，回報社會。

看母親的看

我十七歲，文革爆發了。父親早已去了香港謀生，家中屢遭抄門，母親也被限制了活動的範圍與自由。還沒完全成年的我就承擔起了家裡的一切最具冒險性的生存活動。諸如，轉移、銷毀「罪證」；與有關人士搞「黑串聯」，「共守同盟」等等。每次，當我辦完事回家，母親總想用眼光來向我說明點什麼。這是一種既憐恤又擔心，既緊張又帶點內疚的目光。我說，媽媽，您放心，我應付得來。她說，媽媽知道。

暮年了的母親離開香港又回到上海來定居了。她獨個兒住在西康路的一層公寓裡，由一位女傭負責照顧。我雖然希望天天都能留在她身邊陪伴她，但無奈，因爲了種種緣故，我還是得經常回香港去。每次我離家前，她都要把我攬上一攬。但我說，小時候是您抱我，現在讓我來抱抱您吧。於是，她便很順從地將頭靠在我的胸前，我傾聽着她粗重的、帶哮喘音的呼吸聲，感到了一種生命的循環。有時，她會哭，老淚縱橫。說，你這回一走，媽媽會不會從此就……就……我說，您說什麼呀，媽，過了個把月，我不又回來看望您了？

八十八歲那一年，母親摔斷了腿，是股骨脛粉碎性骨折。我帶着她走遍了全上海的大醫院，但都被婉言拒了。說，還是讓她自個兒輪在家中靜養吧。骨頭能接上當然最好；但假如期間有什麼意外（據說老人骨折最危險的併發症是褥瘡和肺炎）的話，也是沒法的事兒。讓我一定要有思想準備云云。我的心情沉重極了，我將她推回家，抱上床去。我臉色凝重，眼含淚花。但她卻一直訥訥地看著我，她知道我在想什麼。扶她小解的時候，我見到了她小腹上的那條長長的肉疤。五十多年前，我就是從那裡取出來的，我突然就抱住了她：「媽媽！——」我失聲地哭了出來，「我，我捨不得您啊……」但母親卻很鎮定的望著我——異常的鎮定。我又見到了我小時候她撫慰我的那副神情了。「弟弟，」她說，「儂放心，媽媽不死了，媽媽還沒有陪夠你呢！」一句話，我心頭的一塊大石頭倏然落地了，毫無緣故，也毫無理由。所有醫生的話我都不信了，我就信她，信我的母親。果然，不出二個月，她便能坐起身來了，三個月下地，半年之後又能拄着拐杖在屋裡蹣跚行路了。大家都說這是個奇蹟，只有我知道，其中神秘的精神力量。

暮年的母親還會有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心理習慣。比方說，她老喜歡把自己的年齡說大一歲。說，我今年不九十五歲了嗎？我說還沒呢，要過了年才是。她又說，不很快就要過年了嗎——你別忘了，媽可是大月生的。我說，別人都喜歡把自己的年齡說小一點，您怎麼反其道行之呢？她說不出什麼來，微笑。但我是明白的，她感覺自己已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坎坷和劫難還能好端端地活到今天，已經是一項奇蹟和榮耀了，她老喜歡在心中炫耀這一點。

又有一次，王元化老家我家晚餐。聽說我母親是一九五五的上海老東大夏大學的畢業生時，就顯得很高興。他說，他那個華師大校友會會長的頭銜理應讓給我母親才對，或至少，也應該讓她當個「名譽會長」之類。因爲該校的還能健在的三十五屆的畢業生畢竟已經是十分稀少的了。聽說此話時的母親的目光又變成了另一種。這是一種曖昧的目光。她當然不會想去當「名譽會長」，但她還是挺高興的。她又有了些許年輕時代的回憶。那片湖面寬闊，微波盪漾的「碧綠湖」，熱戀中的男女同學都愛去那兒划船，互訴衷腸。除了湖水和雙槳，沒人能聽到他們的喁喁私語。還有那個叫作「里華里丹村」的地方，據說很有白俄風情，這也是他們那批大學生常去之處，而她，就是在那兒邂逅了我父親的。——當然，這些都七十多年之前的情景了。

初秋。金色的晨光從公寓的落地窗灑進室內來。我早起就坐到了客廳裡的那張書桌前，準備寫點東西。而母親拄著杖，在女傭的攙扶下也到客廳中來了。她就在我書桌對面的那張長沙發上顛顛巍巍地坐了下來（這又是她的另一個古怪的老年習慣）。她用她那渾濁的，略顯遲鈍的目光看著伏案工作的我。良久，不作一聲也不動一動，彷彿是座雕像。我擱下筆，抬起頭來，笑問道：媽，您老這麼一動不動地瞧著我幹嗎呢？她的回答簡單而直接：媽老了，媽還可以做點什麼呢？能盡量地看多你幾眼就是媽這一生之中還能賺多的一份財富了。

我不禁潸然淚下。

與我相依爲命了六十年的老母親哪，您知道嗎？這些日子來我老會從夢中驚醒過來：我但願您長壽無疆，但願您能永遠永遠地與我生活在一起；但時間是無情的，也是拖不住的。那一天會在我生命的哪一個岔道口上等著我呢？我又將如何來面對那一天呢？而那一天之後的我還會是現在的我嗎？我不知道，也不知道。